



# 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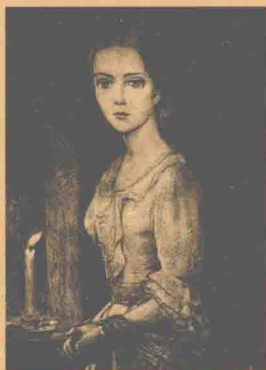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娄自良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 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娄自良 译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娄自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4

(译文名著精选)

书名原文: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ISBN 978-7-5327-5709-1

I. ①被… II. ①陀… ②娄…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6828号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娄自良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52,000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5709-1/I·3369

定价: 23.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51-5859480

## 译本序

《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重要作品。全部故事是书中人物之一，青年作家伊万·彼得罗维奇（瓦尼亚）的回忆。他童年就失去双亲，成为孤儿。好心的小地主伊赫缅涅夫出于怜悯收留了他。瓦尼亚和恩人的独生女儿，比他小三岁的娜达莎“就像兄妹一样”。他度过了童话般幸福的童年。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寄宿学校毕业，要到彼得堡去上大学。他怀着莫名的激动与年方十四岁的娜达莎依依惜别。四年后他和伊赫缅涅夫一家在彼得堡重逢。那时他已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简直无法形容，两位老人家是多么为我的成功而喜悦！”娜达莎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听完了他的朗读，“双颊绯红，满眼含泪”，瓦尼亚也得到了爱的承诺。他终于盼来了“功名成就、充满美好的希望、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好景不长。在此后的一年里，“我仿佛老了十岁，我的娜达莎也度日如年”，她终于移情别恋。“我病了，心情极度紧张，我倒在椅子上几乎昏迷过去……那时我头晕目眩，愁肠百结”。

这位青年作家在缠绵病榻，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时时忆起我生平这充满苦涩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经历“那么像一场噩梦、一场梦魇”。

娜达莎疯狂地爱上了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儿子阿辽沙，一个轻浮、空虚的花花公子。就在她决定弃家出走与情人私奔的当天，瓦尼亚曾语重心长地劝她“回头”：“要知道，他的父亲是你父亲的仇家；要知道，公爵侮辱过你的父亲，怀疑他偷了钱，骂他是贼。他们正在打官司啊……这还是次要的呢，你知道吗，……公爵怀疑，在阿辽沙客居乡间的时候，你的父母曾故意撮合你和阿辽沙？想一想，当初你父亲听到这种诽谤有多难受。这两年他的头发全白了，——你看看他的样子

吧！……你要想一想，你父亲认为你无辜遭到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们的诽谤、侮辱，还没有讨回清白！”他说得对，娜达莎这时突然出走，无异于为所有那些侮辱和诽谤提供了口实！这一切她都知道，可是她已经不肯回头了。这注定是一场爱情的悲剧。仗势欺人的瓦尔科斯基公爵为了让儿子和一位有百万家私的姑娘结婚，处心积虑地拆散了这对恋人。娜达莎终于被抛弃，不得不回到横遭侮辱与伤害，由于官司败诉而陷于赤贫的父亲家里。

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一文中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的同时，认为《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的作者没有答复一个根本的问题：“像阿辽沙这样一只臭瓢虫，怎么能使一个正派的少女爱上自己……我们有十足的把握请问他：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可是他答道：瞧，发生了呀，就是那么的。”对这个批评是有争议的，说来也是，优秀的女性爱上一个不值得爱的人，这是屡见不鲜的。何况作者还细致地描写了他们长期交往的过程，他们心理的曲折变化。不错，她爱上了一个渺小的人，还美化他的渺小，可是，一个热恋中“生死相许”的少女为爱人的缺点辩解，甚至加以美化，难道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对于批评家的质问，作者倒真的可能这样回答：瞧，发生了呀，就是那么的。你觉得荒唐吗？可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书信中写道：“我有自己看待（艺术中的）现实的观点，大多数人几乎称之为荒诞与独特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正是现实的本质。现象的普遍性和对这些现象的刻板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是现实主义……”<sup>①</sup>他主张透过“浮在表面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的似乎荒诞的事实中揭示客观地隐藏于其中的无限丰富和复杂的内容。

涅莉是天才作家所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形象。病榻上的青年作家回忆起与涅莉初次见面的情景。他告诉涅莉，她的外祖父已经在五天前

---

<sup>①</sup>《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去世。有一会儿她依旧站着，突然却浑身颤抖，而且抖得很厉害，好像她患有一种危险的神经性疾病，就要发作。“我连忙扶住她，不让她跌倒……我看得很清楚，为了对我掩饰她的悲痛，她表现了非凡的自制力”。最后这个评语——“非凡的自制力”是很难用在一般的孩子身上的。正是这个评语比她那褴褛的衣衫、消瘦而苍白的病容更能说明这个十二三岁小女孩经历了怎样难以想象的磨难。后来他从一次毁灭性的灾难中拯救了她，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可是她那黑色的眸子久久凝视，严厉的目光还流露出怀疑的神气。小小年纪似乎已经不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抱有什么幻想。不过，瓦尼亚对她的无私关怀渐渐化解了她的疑忌，于是她内心的善良和温柔便流露出来了。

一天晚上，瓦尼亚头晕跌倒，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我曾醒了几次，每次都看到俯视着我的叶列娜（涅莉）那满怀关切和忧虑的小脸。不过这一切我只是朦胧地记得，仿佛在梦里，在雾里，而在我昏迷时，可怜的小女孩那可爱的模样隐约显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一个幻影，一幅画儿；她为我端茶送水，整理衣被，或者忧心忡忡地坐在我跟前，用手指抚平我的头发。有一次我感觉到了她在我脸上的一个轻轻的吻……我完全清醒过来已是早晨……记得我曾注视她的稚气的小脸。在睡梦中也满脸是决非孩子气的忧伤，有一种异样的病态美；苍白的小脸，瘦削的双颊，长长的睫毛，围在漆黑的头发中间，浓密的黑发随便地挽了个发髻，沉甸甸地坠在一侧。她的另一只手臂放在我的枕头上。我轻轻地、轻轻地吻了吻这只瘦弱的手臂，但可怜的孩子没有惊醒，只是在她那苍白的唇边仿佛掠过一抹笑意。”这诗情画意的抒情描写，是对善与美的赞歌。

终于有一天涅莉向瓦尼亚倾诉了在她的记忆中最使她激动，最使她痛苦的所有往事。“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样可怕的经历”。于是作家写下了如下的一番话，这番话表现了作家对“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的无限同情和深深的隐痛，也是对瓦尔科夫斯基之流的愤怒和控诉：

这是可怕的故事；这是一个曾经有过幸福的弃妇的故事；她有病，受尽折磨，被所有的人遗弃；她能寄予希望的最后一个人，她的亲生父亲也抛弃了她，她曾使父亲蒙受耻辱，这位父亲也在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屈辱中神智失常。这是一个陷入绝境的女人的故事：她带着还被她看作孩子的小姑娘在彼得堡阴冷潮湿的街头流浪，乞讨为生；后来有好几个月奄奄一息地在地下室苟延残喘，而她的父亲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肯宽恕她，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才醒悟过来，连忙跑去表示宽恕，但他所见到的只是他的爱女的一具冰冷的尸体。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讲的是一位老者和他的外小孙女的隐秘的，甚至是很难理解的关系，老者已经年迈昏聩，小女孩却能理解他，她虽然年幼，可是非常懂事，是有些在富裕、平静的生活中度过漫长岁月的人们所不及的。这是一个阴暗的故事，是那些阴暗的、令人痛心的故事之一，这些故事在彼得堡阴沉的天空下，在这座大都市的那些黑暗隐蔽的小胡同里，经常地、不易觉察地、几乎是隐蔽地一一发生，这里在乱纷纷的生活中沸腾着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互相冲突的利害之争，触目惊心的腐化堕落，暗中肆虐的犯罪行为，这里是无聊而反常的生活的暗无天日的地狱……

这个“可怕的故事”中的罪魁祸首也是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个道德沦丧的伪君子在和伊万·彼得罗维奇的谈话中毫不隐讳地袒露他内心的肮脏和丑恶，不但不以为耻，反而自鸣得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条件不是削弱，而是加剧了“人的兽性特征”。而善良人们的忍耐和美德有时会成为对恶人胡作非为的纵容。

娄自良

二〇〇七年二月

## 第一部





## 第一章

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碰到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那一天我在城里四处奔走，想找个住处。旧的住处太潮湿，而我那时已经咳嗽得很厉害了。秋天我就想搬家，却一直拖到了春天。我整天跑来跑去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首先，我想要一个单独的住所，不愿与人合住；其次，哪怕是一间房也行，但必须是个大间，当然，房租还要尽可能便宜。我发觉，住在狭小的房间里，连思路也施展不开。我在构思未来的小说时，总喜欢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我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更喜欢想象它会写成什么样子，而不愿动笔就写，说真的，倒不是因为懒，那是为什么呢？

从早晨起我就觉得不大对劲，到日落时我简直难受得很，好像是发了热病。而且我奔走了一天，疲惫不堪。傍晚，暮色四合，我正走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我爱彼得堡三月的阳光，尤其是那夕阳，当然要在晴朗、严寒的黄昏。整条街上蓦地阳光闪烁，沐浴在灿烂的光芒里，所有的建筑仿佛都突然亮堂起来。它们那灰色、黄色、脏兮兮的绿色顿时失去了阴沉沉的样子；仿佛心里敞亮了，仿佛浑身一震或被人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于是涌起新的观点，新的思绪……不可思议，太阳的光芒对人的心灵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可是阳光熄灭了；寒气逼人，刺得鼻子生疼；暮色渐浓；店铺里都点燃了煤气灯。当我走近米勒糖果店<sup>①</sup>的时候，我猛地站住了脚，像钉在那里一样，我开始看着大街的对面，似乎预感到，马上就会碰到一件离奇的事情，就在这一刹那我看见了对面的老人和他的狗。我记得很清楚，一种不祥的感觉使我的心揪了起来，可连我自己也说不准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不是神秘论者，对预感和占卜几乎是从来不信的；不过，我的生

活中有过一些叫人困惑不解的经历，或许别人也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说这位老人吧：为什么当时一遇见他，我立刻就觉得，我当晚一定会碰到不大平常的事呢？不过我当时有病，而病中的感觉差不多总是靠不住的。

老人跨着缓慢、虚弱的步子，移动着仿佛不能弯曲的棍子似的两条腿，他佝偻着身子，用手杖轻敲着人行道的石板，向糖果店走去。我生平没有见到过这样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人。他那高大的身材，佝偻的背，他那八十岁老人的死气沉沉的脸，他那衣缝已经裂开的旧大衣，他那至少戴了二十年的破礼帽，光秃的头上只有在后脑勺上留下的一撮已经不是花白，而是白里泛黄的头发；他的一举一动都似乎是无意识的，是由上紧的发条所驱动，——这一切使初次遇见他的人都不禁大为惊讶。看到一位垂死的老人独自行走，无人照顾，实在令人纳罕，尤其是因为他像一个逃离看守人的疯子。他那异乎寻常的枯瘦也使我感到惊讶：他的身上差不多已经没有肌肉，只剩下了一副皮包骨头。他那嵌在发青的眼眶里的大而无神的双眼总是直直地望着前面，从来不往别处看，也从来看不见任何东西，——我敢肯定是这样。即使他看着你，他也直冲着你走，好像在他面前空无一物。这情形我注意到好几次。他到米勒的店里来是不久之前的事，身边总是跟着一条狗，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糖果店的主顾谁也不曾同他打过招呼，他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为什么他要步履艰难地到米勒这里来呢？他到这里来要干什么？”我在想。我站在街道的另一边，不由自主地一再打量着他。一阵烦恼在我心里涌起，这是疾病和疲惫所引起的结果。“他在想什么呢？”我继续暗自寻思，“他的脑子里在转些什么念头？”不过，他还能想些什么吗？他的脸那样死气沉沉，根本就没有什么表情。这条讨厌的

---

①指的是卖糖果、蜜饯、果酱、蜂蜜等甜食的店铺。



狗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呢？这条狗一步也不离开他，好像和他是一个分不开的整体，而且它和他是那么相像。

这条可怜的狗看来也有八十来岁了；是的，它也一定有这么老了。首先，它看上去那么衰老，别的狗都不会老成这样，其次，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见它就觉得，它和别的狗不可能是一样的；觉得这是一条不平常的狗；觉得它有点儿怪异，大概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也许是以狗的形状出现的一个梅菲斯特<sup>①</sup>吧，而它的命运通过某种神秘莫测的途径与它主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看着它，你立刻会同意，从它最后一次吃东西时起，想必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它瘦得像一具骷髅，或者说（还有更好的说法吗？）瘦得像它的主人。它身上的毛几乎脱光了，尾巴也一样，像一根棍子垂着，老是紧紧地夹在胯下。长着长长的耳朵的头阴沉地耷拉着。我生平从未遇见过这样讨厌的狗。他俩走在街上的时候，主人在前，狗跟在后面，它的鼻子紧挨着他衣服的下摆，仿佛连在一起。他们的步态和他们的那副模样几乎每走一步都在说：

“老了，我们老了，主啊，我们多么老啦！”

记得，有一天我还想过，这老人和狗是从加瓦尼作插图的霍夫曼小说中走出来的<sup>②</sup>，正在世间漫游，为那本书作活动广告。我走过街道，跟在老人后面进了糖果店。

老人在糖果店里的表现十分古怪。近来，米勒站在柜台后面，一看见这位不速之客进店，便会露出不满的鬼脸。首先，这个奇怪的客人从来不买什么东西。每次他都笔直地走到一个角落的炉子跟前，在那里找一把椅子坐下来。假如他那炉边的座位被人占了，他就茫然不知所措地

---

① 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第一次在浮士德面前出现时，现形为一条狮子狗。

② 保尔·加瓦尼（1804—1866），19世纪30、40年代法国著名的插图画家。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他的《霍夫曼幻想小说》于1846年译成法文，由加瓦尼作插图，在巴黎出版。

对着那位占了他位置的先生站一会儿，然后仿佛很无奈地走开，到另一个角落的窗边去。在那里选中一把椅子，慢腾腾地坐下，摘下帽子，放在身边的地板上，把手杖放在帽子旁边，于是仰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地待上三四个钟头。他从来不曾拿起过一份报纸，从来不说一句话，不吭一声；只是坐在那里，睁大眼睛直瞪着前方，但目光是那么迟钝，那么毫无生气，可以打赌，他对周围的一切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那狗在同一个地方旋转两三圈之后，把鼻子伸到他那双靴子中间，深深地喘息着，整个晚上也一动不动，好像这时已经死了一样。似乎这两个生物终日死在什么地方，太阳一落就突然复活，只为来到米勒的糖果店，执行某种无人知道的神秘使命。坐上三四个钟头之后，老人终于站起来，拿起帽子，动身回家。狗也爬了起来，又夹起尾巴，垂着头，依旧以缓慢的步子机械地跟随着他。店里的主顾们简直是想着法儿回避老人，甚至不愿坐在他旁边，似乎对他极其厌恶。老人对此却毫不理会。

这个糖果店的顾客多半是德国人。他们从整条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聚集到这里，都是各种作坊的老板：有钳工、面包师、染色工、制帽技师、马鞍匠；人人都是德语中所谓的老派人物。米勒家还完全保留着古风。店主时常来到他认识的客人跟前，同他们围桌而坐，而且喝上几杯潘趣酒。店主家的几条狗和年幼的孩子们偶尔也来到顾客中间，顾客们都亲切地逗着孩子们和狗。大家都彼此熟悉，相互尊重。在顾客们专心阅读德国报纸的时候，从一门之隔的店主住宅里传来《我亲爱的奥古斯汀》<sup>①</sup>的乐曲声，那是店主的长女在叮叮咚咚地弹奏钢琴。她是很像一只小白鼠的有一头淡黄鬈发的德国姑娘。这首华尔兹舞曲很受欢迎。我在每月的月初都到米勒的店里来，看他所收到的几种俄国杂志。

走进糖果店，我看到，老人已经坐在靠窗的地方，那条狗和往常一样，伸直身子躺在他的脚边。我默默地在一个角落坐下，并在心里自

---

<sup>①</sup> 当时在德国小市民中流行的华尔兹舞曲和通俗歌曲。

问：“我在这儿根本无事可做，而且我有病，本该赶紧回家，喝喝茶，上床睡觉，在这种时候我何苦到这里来呢？难道我在这儿真的就是要看看这位老人？”我觉得恼火。“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在想，回忆着刚才我在街道上看着他时所怀有的那种奇怪的、痛苦的感觉。“我和这些无聊的德国人又有何干？这种怪异的心情有什么意思呢？近来我在自己心里所发觉的这种由琐事引起的无谓烦恼有什么意思呢？而且它妨碍我生活，妨碍我清醒地看待人生。一位很有洞察力的批评家，在气愤地分析我最近的一篇小说时，已经向我指出这一点了。”可是，尽管我在踌躇、抱怨，却还是留了下来，同时疾病使我越来越难受，我终于舍不得离开暖和的屋子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的报纸，看了两行就打起盹来。那些德国人没有打扰我。他们看报、抽烟，只是每隔半小时偶尔断断续续地低声交谈一下法兰克福的什么新闻，以及以机智著称的德国人沙非尔<sup>①</sup>的俏皮话；然后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又埋头看报。

我约摸打了半小时盹，一阵猛烈的寒战使我醒了过来。实在是该回家了。但这时房间里正在上演的一出哑剧又使我留了下来。我已经说过，老人在自己的椅子上坐好之后，立刻就把目光死盯着一个方向，而且整个晚上不再把目光移向别的目标。我也曾落在这茫然而固执、视而不见的目光之下。这是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简直叫人无法忍受，通常我是尽快换个座位。此刻老人的牺牲品是一个矮小、肥胖、衣着非常整洁的德国小男人，他那衣领浆得又硬又挺，脸色异常红润，他是外地来的客人，一个里加的商人。我后来听说，他名叫亚当·伊万尼奇·舒尔茨，是米勒的密友，不过他还不认识老人，也不认识顾客中的很多人。他兴致勃勃地读着《乡村理发师报》<sup>②</sup>，喝着潘趣酒，偶尔抬头，猛地发觉老人凝视他的目光。这使他感到莫名其妙。亚当·伊万尼奇像所有

---

<sup>①</sup> 沙非尔（1795—1858），德国幽默作家。

<sup>②</sup> 原文为德文。

“高贵的”德国人一样，是个爱生气、又很敏感的人。他觉得这样无礼地盯着他看，又奇怪又可气。他强压怒火，从失礼的客人身上移开视线，暗自嘀咕了几句，随即默默地拿报纸挡住了自己。不过他按捺不住，过了一两分钟，他从报纸后面狐疑地张望了一下：还是那固执的目光，还是那茫然的端详。这一次亚当·伊万尼奇还是一言不发。可是，当这种情况又第三次出现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认为他有责任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让里加城的美好声誉在这些高贵的公众面前被败坏，或许他自以为是里加城的代表吧。他以不耐烦的手势把报纸扔在桌上，报夹在桌上猛击了一下，于是他满怀自尊感，由于喝酒、由于自负而满面通红，也以一双充血的小眼睛盯着那位冒犯他的老人。看来这个德国人和他的对手都想以目光的魔力一决高低，等着瞧谁会首先感到难为情而垂下视线。报夹的敲击声和亚当·伊万尼奇那异乎常情的姿态引起了所有顾客的注意。人人都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怀着好奇心，高傲地、默默无言地旁观着两位对手。这出哑剧变得很滑稽，很可笑。可是，面红耳赤的亚当·伊万尼奇那双挑战的小眼睛的魔力竟全然不起作用。老人不动声色，继续直视着盛怒如狂的舒尔茨先生，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已成为众人好奇的对象，仿佛他的那颗头颅远在月亮上，而不是在地上。亚当·伊万尼奇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他发作起来。

“您干吗这么注意地看着我？”他以尖厉刺耳的声音用德语叫道，一副吓人的神气。

但他的对手仍然沉默着，对他的问题似乎不明白，甚至没有听见。亚当·伊万尼奇决定改说俄语。

“我在问您，干吗这样紧盯着我看？”<sup>①</sup>他更加狂暴地叫道。“我在

---

<sup>①</sup>除了老人和“我”，当时在场的，包括店主米勒在内，都是德国人。他们所说的俄语半通不通，发音不准，俄国读者看了，不禁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但用汉字来表达语音差别，阅读效果并不好，所以这里只是直接译出原意，以免弄巧成拙。



宫廷是知名人士，而您在宫廷是无名之辈！”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补充道。

可是老人纹丝不动。那些德国人发出了一片气愤的低语声。米勒听到有人吵闹，亲自来到了房间里。问明情况后，他以为老人是聋子，于是弯腰凑近他的耳边。

“舒尔茨先生请您不要这样盯着他看，”他注视着这位古怪的顾客，尽可能大声地说道。

老人机械地看了米勒一眼，突然，在他那一直木然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惊慌的、忐忑不安的神气。他慌张起来，费劲地哼哼着弯下腰，急忙将帽子和手杖一把抓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带着一副可怜的微笑——那是在不该待的地方被人赶走的可怜人的卑微的笑，他已经准备离开房间。这位可怜、衰迈的老者那逆来顺受、匆匆忙忙的身影是那么令人哀怜，有时叫人看了那么心痛，仿佛心在为之流血，因而包括亚当·伊万尼奇在内，所有的人都转变了对事态的看法。显然，老人不但不会冒犯任何人，而且他自己时时都觉得，他在哪里都可能像乞丐一样被人赶出去。

米勒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好人。

“不，不，”他说道，善意地拍拍老人的肩头。“坐！但<sup>①</sup>舒尔茨先生<sup>②</sup>请您不要这样盯着他看。他在宫廷是知名人士。”

可是可怜的老人这时也还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比刚才更加慌张了，弯腰拾起自己的手帕，那是从帽子里掉下来的一条有破洞的蓝色旧手帕，于是开始呼唤他的狗，这条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两只前爪护住鼻子，看来睡得很沉。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发颤的衰老的声音喃喃地呼唤，“阿佐尔卡！”

---

①②原文为德文。